

#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二战史研究的演变\*

刘显忠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史及苏联卫国战争史的研究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都受到高度重视。苏联解体前这个问题一直受到苏共中央的关注，是苏共宣传的组成部分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为了重塑二战史观，组织国内专家编写了两部基础性的大部头卫国战争著作。除俄罗斯官方组织完成的著作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一些档案部门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档案文件集，俄罗斯学界在新公布的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新的二战及伟大卫国战争方面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学界尽管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二战的开端、卫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等具体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有些方面仍存在学术分歧。苏联对日作战中的人员损失情况有了更明晰的数据。抗战时期中苏合作抗击日本侵略一直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重点，重大的时间节点总有这方面的成果问世，近些年俄罗斯学者在研究对华援助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二战期间中国战场对其他战场的作用，这是以前不多见的。普京时期对二战史观的重塑，不是对苏联史观的简单回归，而是有限度的回归，具有时代特点。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 伟大卫国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历史叙事 俄罗斯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22VLS015）的资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由于事关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认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当今俄罗斯都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二战史研究，由于新档案的大量解密而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当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二战史研究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

## 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二战史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早在1948年，美国国务院就公布了题为《纳粹与苏联关系》的大量文件。这些文件选自收缴的德国档案，重点突出战前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关系，指责斯大林和希特勒应对1939年二战爆发负责。这就打破了战时美苏将二战爆发归罪于希特勒的共识。针对美国的指责，苏联于同年发表了《历史伪造者》加以反驳，批评美国银行家和工业巨头为德国工业重建提供资金，指责英法两国鼓动希特勒将侵略矛头指向东方，同时阐释了苏联卫国战争前夕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动因，从而形成了苏联官方有关二战史的一些观念<sup>①</sup>。

苏联官方组织编写大型苏联卫国战争史是在赫鲁晓夫时期。1957年9月17日，苏共中央作出编写六卷本《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的决议。该书由苏共中央下设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伟大卫国战争史研究部组织国内专家集体完成，是苏联第一部关于伟大卫国战争史的大型基础性著作，于1960~1965年陆续出版。该书使用了大量事实性材料，对战争初期苏联的惨败，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领导人在备战及一些战役中的失误原因进行了历史分析。由于当时是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斯大林的名字在六卷本中很少提及，而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被列为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这一时期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还编写了一些带有“公务用书”或“秘密”印章的内部出版物，如1958~1959年出版的四卷本《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役（1941~1945）》、1961年出版的《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役概述（1941~1945）》、1962年出版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的作战艺术》等<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方组织编写了第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大型基

<sup>①</sup> 详见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осква, 1948.

<sup>②</sup>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1945 гг.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 4 кн. Кн. 1, Москва, 1998, С. 5.

基础性著作，即 12 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 ~ 1945）》。该书由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国内科研人员共同完成，于 1973 ~ 1982 年陆续出版。该书大约一半的篇幅是伟大卫国战争史的内容，另一半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事件、法西斯集团国家及反希特勒同盟国家的状况。这套大型著作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著作不同，之前历史学家的很多批判性阐释都消失了，不提斯大林领导层在战争前夕和战争过程中的失误、斯大林的镇压及其后果，并对 1939 年的苏德条约作出了正面阐释。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7 年 8 月 1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编写十卷本《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决议。1991 年 3 月，第一卷样书提交编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会议指责作者“抹黑历史”，当时国防部长亚佐夫最后总结时说：“第一卷搞砸了！”<sup>①</sup> 这套书后来也就没了下文。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被抛弃，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混乱。1991 ~ 1995 年出版的一些具有强烈反苏色彩的作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提出了颠覆性看法，一度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动摇了苏联时期的传统二战史观。俄罗斯当局很快意识到伟大卫国战争史观在凝聚民众共识方面的重要性。1993 年 1 月 31 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下达编写学术普及著作《1941 ~ 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概要》的指示。这套四卷本著作于 1998 ~ 1999 年出版，实际上是对那些贬低苏联在二战中作用的观点的回应。正如该书前言所说：“贯穿整部概要的核心思想是：伟大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组成部分。苏联承受了侵略者的主要打击，承担了对抗德国及其盟友的主战场重任。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至 1945 年 5 月 9 日，苏德战场集结并消耗了双方最大规模的兵力和装备。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对抗，对全球其他战场的形势与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争中最关键的军事战略成果正是在此取得：德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被遏阻，当时最强大军事机器——纳粹德国军队的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苏联各族人民与世界人民并肩奋战，为将欧洲从纳粹“褐衫瘟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切同时也为加速击溃德国法西斯的主要盟友——日本的军事力量，并最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历史性基石。”<sup>②</sup>

---

①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6, 2000.

②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г.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 4 кн. Кн. 1, Москва, 1998, С. 8.

普京执政后，决定恢复对历史特别是对二战史的积极叙事。他谨慎修正了叶利钦时期对苏联的消极评价，构建了沙皇时期、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历史叙事的有机联系，并收缩了苏联末期及俄罗斯独立之初占主导地位的反斯大林主义历史书写。

正是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开始积极回应外部势力对苏联在二战中作用的贬低。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组织编写了新的卫国战争史。2008年5月5日，普京下令编纂一套基础性的《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史》。最终，俄罗斯国防部牵头完成了12卷本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并于2011~2015年陆续出版。该书受到官方高度重视：2011年6月底出版第一卷时，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亲自作序；2012年第二卷出版时，再次出任总统的普京也亲自作序；第12卷开头有普京亲自撰写的“致读者”推荐语；此外，第一卷修订版和第十二卷均收录了时任编委会主席绍伊古撰写的前言。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在各自的序言中都明确表达了反对篡改历史的立场。梅德韦杰夫指出：“出版这部书的迫切现实意义在于传播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真相，理解其决定性战役和事件，呼吁同篡改反法西斯斗争及战胜法西斯历史的行为进行积极斗争，抵制为纳粹、纳粹罪行及其暴行辩护的企图。”<sup>①</sup> 普京则指出：“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不断遭到试图贬低人民战斗功勋势力的攻击。这更凸显了对1941年夏秋事件作出严肃、客观的学术阐释的必要性。本卷材料以其内容驳斥了为纳粹辩护并企图将发动战争罪责归咎于苏联的论调。”<sup>②</sup>

在2015年第一卷修订版前言中，绍伊古对该书的总体结构作了阐释。他指出，需要基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结合20世纪中期这一复杂、矛盾、冲突且处于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转型的时代背景，来研究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起源（原因和条件）、进程和结果<sup>③</sup>。伟大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世界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及其残酷的意识形态和血腥可怖的实践，是对世界文明的全球性威胁。在抗击这场“褐衫瘟

①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1.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ойны. М.: Воениздат, 2011, С. 5.

②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2.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начало войны. 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2, С. 5.

③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1.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ойны. С. 7.

疫”的斗争中，苏联并非孤军奋战。它与英国、美国在反希特勒同盟框架下建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共同为胜利奠基。这场战争有力地证明，在解决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时，不同民族和国家能够也必须超越分歧。战胜法西斯是共同努力的结果，苏联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击溃纳粹德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不仅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全人类。如同 20 世纪的其他战争一样，伟大卫国战争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精神、军事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战争重塑，国家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军营”。苏联各族人民为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苏日战争则是伟大卫国战争的逻辑继续。“政权、人民和战争”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其核心特征正是通过对前线事件的叙述才得以揭示<sup>①</sup>。

这部大型著作的立场反映了俄罗斯官方的观点，其叙事内容更接近苏联时期的正统二战史观，可以说是苏联二战史观的回归。它始终将胜利及伟大卫国战争本身作为国家胜利与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进行积极阐释，突出强调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按一位研究者的说法，该书的“绝大多数作者都坚守着苏联关于战争的主要神话”<sup>②</sup>。但就内容和材料方面而言，这部著作比以前更为丰富。绍伊古强调，该书“并非基于意识形态预设，而是立足于前人的学术研究，采纳了新的方法论，并广泛运用了大量档案文件”<sup>③</sup>。同时，该书也体现了当代关切，从现实需求出发，增加了大量关于信息心理战、混合战、伟大卫国战争神话及历史伪造的内容。

除了这部大型卫国战争史外，2015 年还出版了由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纳雷什金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托尔库诺夫院士主编的 15 卷本资料汇编《伟大胜利》。该书汇集了二战相关文献，包括当时主要大国领导人的论述、学者文章及档案文件，是俄罗斯为纪念二战胜利 70 周年而推出的重要二战史观材料。除上述大型研究类项目外，俄罗斯还推出了其他重要研究成果，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

①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1.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ойны. Изд. доп. и испр. 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1, С. 7 – 8.

②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ннадия Бордюгова, Между канунам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5 лет. М.: АИРО – XXI, 2013, С. 1205.

③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1.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ойны. — Изд. доп. и испр., С. 8.

主持的四卷本《20世纪的世界大战》<sup>①</sup>和三卷本《20世纪的战争与社会》<sup>②</sup>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度重视史料的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二战及卫国战争档案文献，如“俄罗斯档案：伟大卫国战争”系列是1993~1999年出版的一批文件集<sup>③</sup>。苏联时期就在陆续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在苏联解体后更名为《对外政策文件集》，并于1992~2000年陆续出版了1939年1月至1942年1月的外交文件<sup>④</sup>。此外还出版了《20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sup>⑤</sup>、两卷本《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集<sup>⑥</sup>，以及2019年出版的《被迫的同盟：苏联—波罗的海关系与国际危机（1939~1940）》文件集<sup>⑦</sup>。这些丰富的二战及伟大卫国战争档案文件的出版，为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索。

---

① 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 в 4 кн. М.: Наука, 2002.

②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XX веке: В 3 кн. М.: Наука, 2008.

③ 参见 Накануне войны: Материалы совещания высшего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РККА. 23 – 31 декабря 1940 г. М., 1993; Приказы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1937 – 21 июня 1941 г.), М., 1994; СССР и Польша. К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4; Битва за Берлин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в поверженной Герман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5; Приказы и директивы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ВМФ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1996; Глав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ы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 – 194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6; Приказы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22 июня 1941 – 1942. М., 1997; Ставка ВГК.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4 – 1945, М., 1996. 等等。

④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Т. 22, 23, 24.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2 – 2000.

⑤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Т. III, IV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⑥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В 2 ч. Ч. I. До 22 июня 1941 г.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 мысли, 1994;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В 2 ч. Ч. II. 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 г.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 мысли, 1997.

⑦ Вынужденный альянс. Советско – балт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1939 – 1940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ей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19. 该文件集的档案不是来自俄罗斯档案馆，而是来自拉脱维亚档案馆，是拉脱维亚观点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战前波罗的海国家与当今波罗的海国家官方历史中呈现的略有不同的政治画面。

## 二 当今俄罗斯学术界对二战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卫国战争问题一直都是俄罗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除官方组织编写的大部头著作外，还出版了大量专著和文章。学者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二战历史编纂学在意识形态层面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自由民主派和民族爱国派。这两派各自又可分为两个亚流派：民族爱国派包括左翼马克思主义派和右翼民族主义派，而自由民主派则包括左翼自由主义派和民族民主派<sup>①</sup>。当然，这种划分方法只代表部分学者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事实上，有些学者很难被简单地归入某一派，但这种划分本身恰恰说明俄罗斯学术界在二战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诸多问题上存在显著的分歧和争议。

第一，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这事关二战的责任归属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当前，俄罗斯学者普遍反对将该条约简单视为“斯大林与希特勒的邪恶阴谋”，但对它的作用评价不一。有学者认为，“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外交的一项巨大成就，它迫使柏林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其结果是，苏联得以暂时置身于欧战之外，在东欧地区获得行动自由，并赢得了在交战集团之间灵活周旋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广阔空间。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是欧洲大战的导火线。英国和法国没有忠实履行自己对华沙的联盟义务，而是继续寻求与德国达成协议，这实际上推动了德国与波兰开战。”<sup>②</sup>

也有学者指出，人们指责斯大林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所谓的“莫洛托夫 - 里宾特洛甫条约”，认为该条约意味着斯大林和希特勒对欧洲进行了瓜分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爆装置。事实并非如此，从苏联方面而言，签订这个条约是对英国、法国、波兰一系列行径的合理反应。英、法、波不愿意构建欧洲安全体系，通过“慕尼黑协定”纵容纳粹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参与对捷克斯洛

---

<sup>①</sup>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ннадия Бордюгова, Между канунам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5 лет. С. 1206.

<sup>②</sup> Мельтюхов М. И.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плацдарм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осквы (1918 - 1939). Москва, 2015, С. 512.

伐克瓜分的波兰甚至准备与德国一起对付苏联。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奇怪的战争”及苏联和芬兰发生“冬战”之时，法国和英国仍在准备远征军进攻苏联。苏联领导人有理由担心“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与希特勒结盟进攻苏联。

斯大林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足为奇。在战前的博弈中，斯大林在一些关键战略点上占了上风，至少取得了几项成果。斯大林成功挫败了英法等国从一开始就诱使苏联和德国发生冲突，将纳粹祸水东引的图谋。（1）防止法西斯德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并达成协议；（2）打破了因“慕尼黑协定”而形成的对苏实际孤立状态；（3）为未来与西方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奠定了基础，德国入侵西方后这些国家成了苏联的真正盟友；（4）赢得了宝贵时间以加速工业军事化，推动军队现代化及进行战争动员；（5）减弱了希特勒德国未来对苏进攻的强度；（6）将边境线推进了几百公里，拉长了德军的进攻路线，削弱了其打击力量，防止了对列宁格勒的闪电式占领，延缓了向苏联腹地的推进速度；（7）通过与德国签订条约（1939年8月23日），在与日本冲突期间（诺门坎事件，1939年5~8月）削弱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使希特勒失去了日本这个可能同时在远东对苏开战的战略盟友。日本很快也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13日）<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俄官方大型出版物《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不太强调协定为苏联赢得了时间，而是强调协议的地缘政治优势：“斯大林成功地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比民主西方所能提供的更多东西。德国的威胁至少暂时得到了缓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迫使日本放弃对苏开战计划，暂时消除了苏联两线作战的威胁。条约还为苏联在西部边界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了波罗的海、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甚至比萨拉比亚随后与苏联的重新合并。最重要的战略胜利与其说是赢得了时间，防止或拖延了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当时入侵还没有列入希特勒的作战计划），不如说赢得了空间，如莫洛托夫所言，赢得了‘使德国军队远离’苏联以前边界的空间。苏联的地缘战略空间向西推进了350公里，这为加强国家防御提供了必需的纵深。”<sup>②</sup>

<sup>①</sup> Сенявский А. С. и др.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миссия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в 1944 – 1945 гг.: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о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15, С. 52 – 53.

<sup>②</sup>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2: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начало войны. 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2, С. 248.

此外，俄罗斯历史学家也驳斥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决定性步骤的观点<sup>①</sup>。他们认为，德国入侵波兰的根本决策早在 1939 年 4 月就已作出，也就是是在与苏联开始认真接触之前作出的。希特勒在秘密指示中断言：“俄国的干涉，如果它能这么做的话，也未必对波兰有效，因为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它。”<sup>②</sup> 代表官方意志的 2023 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这样评价的：“条约把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推迟了近两年。在此期间，红军加紧防御准备，向军队输送新的装备，苏联边界向西推进数百公里，使基辅、明斯克、敖德萨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处于红军的保护之下。条约还引发了柏林和东京的纷争，促使日本于 1941 年 4 月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苏德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英法建立在苏德彼此互斗基础上的战略失败。甚至苏联的公开仇敌都认为条约不仅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正确的，而且符合苏联的利益，是当时的唯一出路。”<sup>③</sup>

也有学者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希特勒带来了比斯大林更大的好处，保证了德国在 1939 ~ 1940 年的军事行动期间在东方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sup>④</sup>。

第二，关于二战开端这个看似明确的问题，在俄罗斯学术界也存在学术争论。

俄罗斯官方及大多数学者基本还是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 9 月 1 日是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如 2023 年版十年级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是这样表述的：“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9 月 3 日以前承诺给波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它在亚洲爆发的时间更早，始于

---

① См. Чубарьян А. О. Канун трагедии. Сталин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ризис: сентябрь 1939 – июнь 1941 года. М.: Наука, 2008.

② Год кризиса. 1938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2 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Т. 1. Док. № 265. С. 376.

③ Мединский В. Р.,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4 – 1945 годы.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23, С. 282.

④ См.: Дашичев В. И. Стратегия Гитлера—путь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1933 – 1945: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4 т. М.: Наука, 2005. Т. 1;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Белые пятна – черные пятна. Сложные вопросы в российско – 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0.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时)。”<sup>①</sup> 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得更早，这是俄罗斯史学界的一个变化。

但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批学者一直不同意把9月1日定为二战的开端。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В. Я. 格罗苏尔。他从2001年就开始阐释自己的看法，并于2002年在重要期刊《祖国历史》上发表了题为《对历史采取科学的态度还是“审判的”态度?》一文，直指传统分期毫无根据，并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渐进过程，始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文章指出：“把这个日期(9月1日)强加于我们，是为了证明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样，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sup>②</sup> 这种观点在欧洲议会把斯大林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相关决议出台前数年就已提出，足见作者的远见。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在2005年被翻译成英文刊发。

2007年格罗苏尔在《祖国历史》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强调：“无论如何不能认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端于1939年9月1日这种提法……对科学分期的忽视将把我们引入歧途。分期既非多余也非苛求。”<sup>③</sup> 2010年和2015年他在俄重要历史刊物《近现代史》和《政治教育》杂志上又分别发表同样主题的文章，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将日本侵华、西班牙战争和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这三次非常血腥的战争称为“小规模”和“局部的”战争，实际上是抹杀了它们作为战争第一阶段的性质。二战开始于1936年并非偶然，当时战争已经在三大洲进行，而且进入这场战争体系的还有法西斯国家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梅梅尔(克莱佩达)的占领，并且包括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如果说苏日张鼓峰战役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仅有十天，可以被视为武装冲突的话，那么在诺门坎附近的战斗就完全是另一种规模了。诺门坎战役是一场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系中的一场战争。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应为1936年7

<sup>①</sup> Мединский В. Р.,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4 – 1945 годы. С. 286.

<sup>②</sup>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 3, 2002, С. 19.

<sup>③</sup> Гросул В. Я. О периодизации всемирной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 3, 2007, С. 136.

月到 1939 年 9 月<sup>①</sup>。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舒宾也对官方把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端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他认为，9 月 1 日这一天作战的是德国、斯洛伐克和波兰。只是到 9 月 3 日，英国和法国才决定对德宣战。因此 9 月 1 日还谈不上是世界大战。因为 9 月 2 日墨索里尼还倡议立即停战，召开大国会议解决领土争端。此时德国虽占领了但泽，但还没有确立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

他还指出，中国认为世界大战开始于日本侵华的 1937 年，抗日战争后来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而反对此观点的人认为 1937 ~ 1938 年“世界大战”还不存在，如同“支流不是河流的一部分”，那么按此逻辑，波兰战争时期世界大战也还没有发生，只是欧洲战争。1940 年战争虽波及北非地区，但地中海区域的战争从罗马和迦太基时代起就经常发生，从未被视为世界大战。也许认为欧战是世界大战，是因为欧洲是当时的“世界中心”并控制着全球殖民地，但殖民地军事冲突在欧洲战争中历来存在，如“七年战争”期间美洲及印度发生战事，但“七年战争”并没有被称为世界大战。战争的命运始终在欧洲决定，殖民地的小冲突不会使战略家脱离主战场。因此，1939 年 9 月 1 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是空洞的，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是在 1941 年。当时两大战争策源地——欧洲和太平洋联结在一起，美国人、亚洲人和欧洲人不单是同时作战，而且是为了相互关联的目标作战<sup>②</sup>。

第三，战争中的人员损失也是俄罗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 B. H. 泽姆斯科夫对 1941 ~ 1945 年苏联人口损失的官方统计的起源和演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苏联官方有关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人员损失的数字自提出起就在不断变化。第一个官方数字是 1946 年提出的 700 万人（包括军人和平民），刊登在当年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五期上。尽管后来赫鲁晓夫在个别场合也偶尔提到“战争夺去了 2 000 万苏联人的生命”，但直到 1965 年初 700 万人作为官方统计数字没有改变。1965 年 5 月 8 日，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提到“战争夺去了 2 000 多万苏联人的生命”，第二天

---

<sup>①</sup> 详见 Гросул В. Я. Когда началась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3, 2010, С. 233; В. Я. Гросул. Когда началась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Обзор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1 (84), 2015, С. 141 – 142.

<sup>②</sup> Шубин А. В. Мир на пути к войне (1933 – 1940 гг.). М.: Алгоритм, 2016, С. 366 – 367.

这个讲话见报，从此 700 万的人口损失数字不再是官方统计。勃列日涅夫的 2 000 万数字是直接损失 1 600 万和间接损失 400 万的总和。这在 1965 ~ 1989 年都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损失的官方数据。从 1989 年起，重新统计 1941 ~ 1945 年苏联人口损失的活动相当活跃。1990 年 5 月 8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胜利 45 周年的报告中说，“战争夺去了约 2 700 万苏联人民的生命”，这个近 2 700 万（有时是更为精确的数字 2 660 万）就成了伟大卫国战争苏联人员损失的官方数据。

从 1946 年到 1990 年有关战争人员损失的统计数据一直在变化，进行了四次准确化。后来以 Г. Ф. 克里沃舍耶夫上将为首的一批军事历史学家提出军人损失近 870 万（确切为 866.84 万），这就出现了 1 830 万平民损失的数字。泽姆斯科夫不认同近 2 700 万的官方数字，认为苏联“直接的人员损失大约为 1 600 万人，其中 1 150 万人是军人损失，450 万人是平民损失”，他只是统计了战争的直接损失<sup>①</sup>。官方近 2 700 万的人员损失数据和克里沃舍耶夫的 866.84 万人的军人损失数据在俄罗斯被普遍接受。2015 年 12 卷本《伟大卫国战争 1941 ~ 1945》及 2023 年的最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都使用了这个数字<sup>②</sup>。

当然还有一些更高的统计数字，如 С. А. 伊里延科夫认为苏军死亡人数不少于 1 385 万人，И. И. 伊夫列夫认为苏联武装力量死亡及牺牲的损失不少于 1 550 万人，也有可能是 1 650 万人，甚至可能是 2 000 万 ~ 2 100 万人。不过，有学者也指出了伊夫列夫的统计数据 and 认识上的错误，因为在俄罗斯联邦生活的不只是俄罗斯族人，俄罗斯族人也并不只生活在俄罗斯联邦<sup>③</sup>。

第四，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对加速日本投降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作用问题。

---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эволюц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людских потерь СССР в 1941 – 1945 гг.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См. История и историк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Том 2019, год 2021. С. 44 – 69.

② 详见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1.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ойны. Изд. доп. и испр., С. 723.; Мединский В. Р., Чубарьян А. О.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1914 – 1945 годы.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23, С. 218; Мединский В. Р.,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4 – 1945 годы. С. 466.

③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ннадия Бордюгова Между каникулам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5 лет. С. 1212.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不是原子弹轰炸而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迅速击溃关东军才迫使日本投降。列多夫斯基根据档案材料指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改变了整个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对日战争的结局。铃木首相 1945 年 8 月 9 日向日本内阁宣布：‘今日苏军的参战已经将我们置于毫无希望的境地。继续作战已经不可能了。’8 月 8 日，外务相在御前会议上宣布：‘外务省已经作了极大努力使苏联保持中立。如果苏联参战，日本的命运必将落入苏联手中。’苏联政府拒绝接受日本谈判单独缔和的建议并加入对日作战，加速了远东战争的结束。”<sup>①</sup>

B. B. 索科洛夫在《日本投降经过》一文中强调，苏联对日作战使日本希望苏联居间调停的幻想破灭，促使日本投降<sup>②</sup>。在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后，苏联同意《波茨坦公告》及参加对日作战，是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性因素，彻底断绝了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同盟队伍分裂来体面结束战争的最后希望<sup>③</sup>。

苏联参战对促使日本投降的作用，在俄罗斯 2023 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有反映：“（美国）作出核打击的决定意在向苏联展示自己的军事优势并迫使它在解决战后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些轰炸并没有促使日本准备投降。只有红军的进攻才促使日本人作出了这一决定。”<sup>④</sup>

有的著作提到了美国在苏联对日宣战后的军事贡献：“根据《租借法案》提供大量的军事和军用设备的援助，协调两国武装力量指挥官之间的军事活动，在阿拉斯加为对日作战培训苏联海员，为南千岛群岛地区的行动提供军舰及为苏联提供军事情报信息。”<sup>⑤</sup>

关于苏联对日作战军事损失的数据也更为清晰。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死、伤和

---

① [俄]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8 页。

② 详见 Соколов В. В. К истории капитуляции Японии//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③ Червко К. Е., Кириченко А. А. Советско – 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9 августа – 2 сентября 1945).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архивы (предистория, ход,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 МППА “БИМПА”, 2006, С. 291 – 292.

④ Мединский В. Р., Чубарьян А. О.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1914 – 1945 годы. С. 216.

⑤ Червко К. Е., Кириченко А. А. Советско – 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9 августа – 2 сентября 1945).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архивы (предистория, ход,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 293.

失踪共计 36 456 人，其中卫生减员 24 425 人，无可挽回的损失 12 031 人<sup>①</sup>。苏军出兵东北总人员损失 29 902 人，其中卫生减员 20 630 人，无可挽回的损失 9 272 人<sup>②</sup>。

对日作战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延续，这是俄罗斯几部大部头卫国战争著作都承认的。但根据卫国战争共 1 418 个昼夜这个数字，对日战争则不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列。因此，有学者建议把“伟大卫国战争的第四个时期”的概念纳入伟大卫国战争的分期<sup>③</sup>。

### 三 关于二战期间的中苏关系问题

中苏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苏关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常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因此二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大量二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档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出版的文件集主要有：季塔连科等编辑的五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件集》中的第四卷两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1931～1937）》<sup>④</sup>和第五卷《抗日战争时期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36～1943年5月）》<sup>⑤</sup>；齐赫文斯基主编的《20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sup>⑥</sup>。如果按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分期，这无疑都属于这一时期的文件集。

---

① Кривошеев Г. Ф. и др.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М.: Вече, 2010, С. 353.

②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годов: В 12 т. Т. 1.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ойны. Изд. доп. и испр. С. 729.

③ Денисов В. В. Когда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2 (3), 2021.

④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 – 1937: в 2 ч. М.: РОССПЭН, 2003.

⑤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36 – май 1943. М.: РОССПЭН, 2007.

⑥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Т. III: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 – сентябрь 1937 гг.).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0;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Т. IV: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 – 1945 гг.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对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俄罗斯学者重点关注战时苏中合作。在重大时间节点上，俄罗斯学者都会有关于抗战时期中苏合作的文章发表，以深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抵制对历史的伪造。这方面重要的成果有 И. 索特尼科娃的《1937 ~ 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援助》<sup>①</sup> 和 Б. 戈尔巴乔夫的《对日战争期间的对华外援》<sup>②</sup>。

索特尼科娃重点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的具体情况、《苏日中立条约》对苏联援华造成的影响，以及苏联对日参战对打败日本的作用。作者指出，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是唯一向中国伸出援手的国家。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紧急援助，包括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中国政府屡次对苏联提供的这种宝贵援助表示感谢。援助中止的原因是苏联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两线作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中国打败日本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助于加速战争的结束，使中国彻底摆脱了日本侵略者。苏联对华援助除了军事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它对中国国内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戈尔巴乔夫的文章研究了苏联及美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华援助的内容、形式和特点。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作者不仅研究了抗战时期对华外援对中国抵抗日本的作用，也强调了其他战场的意义。作者指出，中国通过抗日武装斗争为其他战场的盟国军队提供了帮助。“中国担负起了对抗强大敌人的艰巨重担并坚持不投降，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几个月内就把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赶出了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中国对日本整整抵抗了八年。在此期间，中国牵制了数十万日军，使其无法进犯苏联远东、攻占印度与澳大利亚，或威胁伊朗和阿拉伯地区。”<sup>③</sup>“除了军事贡献外，中国还为苏联、美国、英国和反希特勒同盟国家供应产品、原料和其他商品”，“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供应对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参加者苏联、美国和英国是极为重要的，有助于为它们的军队和后方部队提供经济补给。中国通过提供原料和商品为共同胜利所作出的经济贡献，值得重新

---

① Сотникова И. Помощь СССР Китаю в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1937 – 1945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3, 2011.

② Горбачев Б. Внешняя помощь Китаю в годы войны с Японией (1937 – 1945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3, 4, 2015.

③ Горбачев Б. Внешняя помощь Китаю в годы войны с Японией (1937 – 1945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 2015, С. 154.

审视。”<sup>①</sup>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舒宾在其专著中设有专章讨论战时中苏合作。他指出，到1939年2月中旬，苏联对华提供的物资总值达78 158 651美元（按1:5.3的比价换算相当于414 240 850卢布）。苏联除了间接抗击日本在华的扩张，还直接参与了与日本的作战<sup>②</sup>。

关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其主要意义在于，它间接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完善和深化苏中友好关系提供了国际法基础。条约虽然没有让苏联承担为中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直接义务，但也没有剥夺这种权利，而且日本失去了对苏联采取侵略行动的正式借口。实际上，这份文件发挥了苏中互助条约的作用<sup>③</sup>。条约签订后，苏中关系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第一，苏联对华提供军事设备并向中国派遣专家培训中方人员；第二，苏联在国联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对华给予政治支持；第三，苏联帮助巩固中国国内政治统一。苏联给予中国外交和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军事和物质技术援助，实际上使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没有在抗战最艰难的第一年投降<sup>④</sup>。

俄罗斯学者认为，与日本在张鼓峰和诺门罕的冲突是苏联对华援助的结果。“对华的积极援助导致了苏日关系的紧张。张鼓峰事件（1938年）及随后的诺门坎事件（1939年）是这一进程的体现。红军的胜利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sup>⑤</sup>

俄罗斯学者对二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基本持肯定态度。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尽管苏联和中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偶尔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但总体来说苏中关系具有建设性，是远东乃至全球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苏中关系就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改变对华态度的其他大国树立了榜样。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国内部因素的互动有助于巩固内部稳定——这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必要条件，排除了对日投降的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① Горбачев Б. Внешняя помощь Китаю в годы войны с Японией (1937 – 1945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 2015.

② 详见 Шубин А. В. Мир на пути к войне (1933 – 1940 гг.). С. 242 – 244.

③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в 10 т. Т. VII: Китай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2 – 1949). М.: Наука – Восст. лит., 2013, С. 297.

④ Там же. С. 395, 397.

⑤ Там же. С. 398 – 399.

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积累了协同行动的经验，在外交领域尽力遵循国际法原则。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政府承诺只与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处理双边关系。中华民国政府把这一原则视为莫斯科放弃援助中共的保证<sup>①</sup>。达齐申认为，1931 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对苏中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远东出现了新威胁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旧有的问题和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双方开始全面恢复双边关系。苏联虽然形式上对日中冲突保持中立，但事实上苏联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反日联盟从 1933 年就开始形成。他认为，远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中关系事实上是同盟关系：苏联向中国提供武器和技术设备，派遣专家、顾问、军事飞行员帮助中国人与日本侵略做斗争；中国则向苏联提供国防工业所必需的战略原料。然而，苏联领导人行事谨慎，避免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而且这一时期的苏中关系也存在着问题和矛盾<sup>②</sup>。

## 结论与思考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二战史研究，从初期的自由主义阐释逐渐转向普京执政后的“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阐释方式。自由主义在对苏联历史编纂学的一味否定和批判的同时，并没能构建起新的俄罗斯历史研究范式。自由主义在否定苏联正统思想的同时，又沿袭了其排他性逻辑，把自己的观点视为正统，把其他观点都说成是“非民主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种态度同样不能为俄罗斯学术界和社会所接受。正是在经历了激进的自由主义时期之后，俄罗斯的二战史研究才逐渐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承担起唤醒与培育民族意识的功能，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范式。

当前俄罗斯的二战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点。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说明当代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特征。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官方不断加大反对篡改历史工作的力度，不仅官方编写的 12 卷本《伟大卫国战争

---

<sup>①</sup>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в 10 т. Т. VII: Китай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912 – 1949). С. 408 – 409.

<sup>②</sup> Дацышен В. Г.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17—1949 гг., Красноярск: Сиб. федер. ун – т, 2023, С. 157, 173.

(1941 ~ 1945)》中存在大量伪造历史、混合战、信息战、历史神话的内容，部分学者也开始涉足二战时期的信息心理战研究<sup>①</sup>。这无疑是二战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方向。

普京时期的“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二战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二战史观的回归，但这一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有限度的回归。苏联时期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编纂学直到苏联解体都处于苏共中央的视野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的宣传的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普京时期的二战史研究是一种回归。就内容来讲，由于历史研究存在继承和发展，普京时期的二战史研究吸收了苏联时期二战史研究的一些积极成果，并且有了很大推进，尤其是在新史料的使用方面。这一时期也与苏联时期一样，无论是胜利还是伟大卫国战争本身，都始终作为国家的胜利和人民自豪感的载体以积极的方式加以阐释。但从12卷本卫国战争著作中可以看出，该书的作者也反对苏联时期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研究。这在绍伊古的序言中也有体现。目前俄罗斯社会上流行的否定“卡廷事件”存在的声音，也没有被主流二战史研究所接受。甚至最新版教科书也承认，“20世纪90年代初公布的文件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的”<sup>②</sup>。这说明普京时期对苏联二战史观的回归是有限度的。过去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历史意识在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不能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框定历史的发展。

此外，从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中国抗战作用给予公正评价的学者，往往对中国有深入了解，并大量使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中国的贡献。这也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二战中发挥作用的认知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二战史的认识高度。中国将抗战时间从八年修正为十四年在海外引起的反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我们对抗日战争进行深入、系统、有说服力的学术阐释，其重大意义才能被世界更广泛地理解和接受。

(责任编辑 胡冰)

<sup>①</sup> Лаврентьева М. Ю. Слово против сло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ойны. XX век. М.: АИРО – XXI, 2023. 这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对1939 ~ 1953年美英与苏联的信息心理战问题进行了研究。

<sup>②</sup> Мединский В. Р.,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4 – 1945 годы. С. 287.